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徽宗皇帝

金兵上

宣和五年五月辛巳契丹有張毅者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毅以縱撫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毅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疋招豪傑潛練兵馬脩蕭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知平州毅拒而不納金人既下燕首問毅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毅狂妄何能為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擒張毅而行何如公弼曰君加兵是起之叛

也以弼昔居此州知鼓徃偵而圖之遂見鼓諭金人之意
鼓曰契丹入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最有異志所
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粘罕
信之改平門爲南京加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天會改
元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鼓者曰左企弓等
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離散如此今明公盡忠遠國免我遠
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漢
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
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
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後來內用平州之
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哉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

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金弓曹
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罪罷殺之稱保大三年置天
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
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應白堊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遷之
燕人志遠遠得之莫不悅性性南來至京師

此據金盟本末及亡遼錄修入

石與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鼓石改名安弼
履常爲三司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鼓
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取之必不違也其
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
帥臣張鼓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

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乎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脩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爲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駟赴闕將復用之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脩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上初聞鼓叛金國以御筆付唐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平州即日復回云張鼓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闕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其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金

國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榷鹽阮鐵板等物
觀此則殺之不歸金國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
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
加撫諭可因人論意然不可泄殺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
迂濶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為我之計正當用夏
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苟希日
前輕失金國所當深察度今殺之姻家王倚者諭之致遣
張興祐來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金國入關之前
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金國終不見與又張鼓固嘗臣服
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為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比
著誓甚重豈當首違况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

州正緣金兵處關中而鼓外振榆關入我以重兵壁境且舊部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金兵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代平州則鼓蓋爾數州恐未易當况我師既已解嚴舊部又復狼狽如此秋深金國歸師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然聞鼓欲通輯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鼓意許之世襲度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鼓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衆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強之患要須經畫為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

嘗爲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禍張鼓久欲歸附以所許不
逮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遣延教唐度密遣人誘致令率
衆歸附當厚以金爵昇之于是朝廷又聞邊民得歸至詔
王安中唐度加卹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鼓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焉 六月丙戌知平州張鼓
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聞鼓叛遣閻毋國王將騎二千
來討鼓帥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
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鼓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七月
戊午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
使譚稹爲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籙宮使

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司 始童貫蔡攸歸自燕
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鎮爲宣撫使令駐河東交
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等然金人以其地
多要害不欲與我俱沉浮其詞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
欺誑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鎮既出至太原經營
山後會天會初立未暇治山後故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
于我朝廷以鎮有嘉靖之功因遷其官前此鎮爲宣撫使
但分治河東及貫致仕鎮遂兼治三路云 己未太師兼
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
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除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
八月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夔離不于峯山

寶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

受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失燕京幹就吳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封氏編年條此書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殿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愆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唐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此金盟本末所載生師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為其部

下自得哥所殺傳旨河間府安撫使唐度上之 初王安
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招張鼓已而宣撫司以鼓破
毋捷書聞鼓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鼓奉寧軍節度
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趙仁彥張鈞張敦固皆擢歲馭閭
持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牌御筆付其弟令面
授鼓時外庭莫知其端趙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金國
盟况金國方強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乞新安弼朝廷
不從良嗣生此亦陰得罪鼓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
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為金
人所得鼓挺身走敵問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
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鼓母及妻已為金人

所戮弄得殺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殺道燕
山郭樂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
殺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發達安中等言必不發達則金
人遽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繼殺之函首還金人張
令歲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乙巳
金國賀正旦使廬州觀察使却字莖高居慶副使太中大
夫大理卿楊意見于紫宸殿奉議 即太常少卿連南夫爲
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 六年正月癸丑奉
議 即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旦使武畧大夫張
撝副之 乙卯金國賀正旦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
癸酉御內東門別次爲金國主成服 戊寅命校書 即連

南夫爲金國祭英吊慰使武畧大夫張撝副之 三月金人常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之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云

封氏編年附此於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書求赤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諱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

七月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軍豐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撝副之著作佐郎許亢宗

為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校書郎
衛膚敏為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
日今未聞彼遣使而我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
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
為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

膚敏華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十年五月二十

四日再使

八月乙卯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落
檢校少傅太尉以本班命節度使提舉崇福宮任居性先
是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羽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
用京為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羽並遷官因

任

七連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楊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
按五年七月七日譚鎮遠檢校少保以連城次第輪救
故賞之正京邇來辭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已附見
彼今復出此

已而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鎮遠李嗣本禦之兵數交
夏人未即退聽金人恣朝廷納張鼓屢出恣言鎮又不時
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羽及陷飛狐
靈邱兩縣遂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皆鎮置處方故
復起童貫代換童貫與蔡攸又共排鎮等尋受鎮順昌軍
節度副使致仕太師除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

師除豫園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
是行實出太原名為代譯鎮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
祚來降自性迎之也 九月庚寅命校書郎賀九中為金
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 庚子金國遣留使城州
營內都李董富漢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于紫宸殿
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七日詔旨差馬擴為
接伴金國謝登位副使擴白序亦云本紀因詔旨遂書
金人遣使來告嗣位按七月八日王安中奏富漢古李
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馬擴既名接伴亦稱謝登
位不稱遣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遣留不稱謝
登位豈謝登位遂兼遣留乎七月十二日差擴接伴時

可考

十月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接待金國賀正使 十一月
童貫遣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兼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
興宗使黏罕軍月末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
權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諱
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諱換以凡庸不知故常為朝廷
所然數往還辨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曰觀察既執
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請
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
後已許難以便交換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振殺之罪
本朝已斬殺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

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畧及
交蔚州後縱軍馬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罷歸
責譚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
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
朝移文即已今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
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
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對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
狐靈邱之戍教指言張鼓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
師連營邊備貫不能用 七年正月丙申金國賀正旦使
廬州觀察使李董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
于紫宸殿 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爲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間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蕃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皇凡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居之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在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納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

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之衆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憚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黏罕適已回雲中矣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至走小骨碌帳中此據蔡條紀實稍刪潤之條自云亡遼錄馬擴自序其間載擒天祚事極踈略按童貫再爲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條有此

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

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異色日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怠三月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為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眾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為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制使藥師之眾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是月童

貫自太原真定議莫入燕山鴉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王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令招逃卒及刺遊手之人爲軍蓋用馬擴之言也

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

又請端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 五月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爲金國賀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爲正旦使副 九月壬辰金國以大祚成櫛遣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彼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黏罕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

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上願信之詔趣貫行無留

此據蔡條紀實增入條云貫遂亟行實七年冬然則貫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太原遁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遁擴興宗恐月日太早今不取遠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

乙未實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授朝政即乘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原其謀已深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詞以入我然謀報已詳于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召之

此據蔡條紀實錄又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

化縣推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納掠居民
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轉運使呂昫浩李與權等
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飛報朝
廷兼口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為郊禮在近匿不以聞
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口大事委違臣未嘗
以廟謀留意

十月己亥賜金國人使宴

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日告慶使

十一月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

原遣馬擴辛興中復詣雲中使黏罕軍諭以得旨且交府
州飛牒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闕其國有無南侵意 十

月戊午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指揮乃可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人今卿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邪擴等不能荅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點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為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云汝家更無人可妻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為大聖皇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大聖皇帝崩與觀未歸按地未畢責朝已違誓約陰納張鈺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

朝果以牒進第虛文見給今待與貴朝畧辯是非一二擴
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後為劉彥宗余覲蕭虔輩所怵
然意尚猶預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志追擊不獲
其二千奔大金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
義怒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
有報國心如張令巖劉彥仁之徒因張鼓皆執望由是彥
宗余覲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黏
罕于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又曰童大王今來白圖相
本朝緣譚鎮昧大計輒從李右張殿之請主上亦深悔之
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慮兩州靈邱
飛狐兩縣即餘衆奉命若留聽則明示其期黏罕笑曰汝

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
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美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
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選人宣撫使矣翌日館中供具良厚
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是決入寇之意也 十二
月戊戌金人破檀州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
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遼頭能有幾許兵馬
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金人深憾本朝結納張毅又為契
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因嘗聞白獨未蒙信聽耳
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葭
州接待賀正且使吏部員外郎傅察為金人所殺先是金
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送使人于薊州王回縣韓成

鎮察至界上彼愆期不至幹離不據大兵遽入寇遂執察
等責令報拜自副使蔣璽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猶不屈以
兵脅之亦不顧幹離不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
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爾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
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
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幹離不大怒起察死之 壬
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柙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致諭
盟等事及太子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壹貫亦厚待之曰
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柙曰軍已興何告為國相軍自
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戰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
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

且夫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
備安能遽侵撤柙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移牒
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遠到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
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貴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
參謀宇文虛中范詢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
撫使慕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興權提舉官沈瑄等
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
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歿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
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
若以爲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

力主藥師每以為忠信無比又群小但取于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為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貴既在外攸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幹雖不以兵入藥師初亦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因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

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刪脩增入

丙午幹離不至燕山郭藥師率眾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有令南宮不殺令悉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

日幹離不達蕭三寶叔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勿忘秋坐南朝渝盟耳遂及張毅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且曰大學南朝賢自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入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加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贖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不足以饑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益戾俟霽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

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聞
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
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
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正開門張樂以迎之鞏罕大喜下
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唐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
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鞏罕不引兵向關以
郭藥師為先驅鞏罕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 己
卯鞏罕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唐
度禦之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上時已有內禪意
矣 餘見內禪 十二月己未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
借給事使金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 初童貫既歸自太

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于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條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彼聞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鄴上書因其論強敵之情僞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寶二各五十兩命書藝局銷銘爲金字牌子遂

授鄴而去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 辛酉金人犯慶源
府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滹州河橋以
探報北兵漸逼故也 甲子圍太原府 武漢英從幹離
不入寇倫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也行
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
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觀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
如某等者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
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部漢英用是得
出迺徑走關下具以敵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
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紕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
西京接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

東都二軍仍會于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
禪大臣憤慨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
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犬既不可
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木匠五千
人一日方得完時幹雖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
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被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
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倉卒如此
不暇悉數

此據蔡條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北兵至真定的是
何日李綱所紀陳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欽宗皇帝

金兵下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洛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敵因得不濟方平即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口鄭達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洛具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閭事者皆藥師之爲也議親征元年綱守以己丑聞鞞難不兵拒河洛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津

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妃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
中太一宮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 己丑金
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
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
朝得旨打毬于其間金人兵至境移其所藥師導之敵
騎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
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後
隊伍既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
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者是夕金人攻宣澤
門詳見李綱守城 以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工部侍
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望

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絕城下入何灌帳中北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來閱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惟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相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稅

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既退稅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
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
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兩及酒菜賜犒
離不使人至幹離不南向坐見之遣燕人王泗等傳道語
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不攻者爲趙氏宗社恩莫
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萬計馬驢驘之屬
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
劉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稅等不
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菜幹離不令吳孝民
受之夜宿孛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應恭三人
來首言以我納張致故舉兵既聞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

擬遣師弟討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貴國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為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為質古亦有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果為失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為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為界而已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交好以燕山為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為戰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為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

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
寶奴不悅而退是日敵移壁開遠門 乙亥敵攻通天景
陽阿一帶甚急餘見李綱守詠又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
惟東明太原雍邱鄆陵扶溝僅存敵耻小邑不破再益騎
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
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敵營幹離不約見之
引李鄭沈瑄于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牛馬萬
疋衣緞百萬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
爲質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瑄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
三言之幹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
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出玉帶玉篋刀名馬

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來獻催使人回夜到驛望
之晚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燕山都監
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郭沈瑄等並歸自敵營中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又詔大金
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
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教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
者限目下戶部尚書蕭山送納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
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經賜帑各家有
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官
觀寺廟奉先善安諸墳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

拘收納左藏庫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令降詔 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殿然請行曰彼必欲親王今為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稅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日李綱力爭以爲金帛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割之何以立國及李鄴行留三鎮詔書不達徐爲後圖 詳見李綱守議康王既受命日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偕親王

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為敵所輕侮章不報 庚辰
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日午至夜分始達時敵騎交馳王
意氣間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支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
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
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圍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敵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 壬午統制官
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
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
勤王師未集敵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
無與為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
居矣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

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關下
餘見李綱字議戊子李稅鄭望之入對上曰敵須金銀無
藝安得充數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斫也稅等既
止王洵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太子郎君緣打毬冒風
若有他議迨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
往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即以上意語洵洵曰誰
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
而不受望之爲罔上奈何洵曰公如爲皇子言洵命之輸
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給耳望之等入
城已過關即入對上云珠玉當聚寘宣和殿盡數以往
乙未輔臣率李稅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珠

王命梁師成同稅望之津致金營 二月丁酉李稅鄭望
之至金營金人先遣稅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神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侯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
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
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還勢須逗留半
月重兵密逼彼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
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直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
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
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
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幹離不奉康

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人先
事設備故反爲所敗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韓離不請
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虜將校數十人以責
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
結集爲此舉耳韓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之衆相公
但可諉爲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魯太師者
傳韓離不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
統國王營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
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爲迂回以示衆盛夜後始至
與國主相見盡撤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
郎首傳和議今願以兵相加侍郎道不得一死姑實言朝

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爲勤王者自出意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爲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爲之亦爲欺大國若以實言即真不知耳今人墻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支何況身在郊外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王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回幹離不察其下驚曰公顧得還矣張邦昌曰昨夕康王爲公泣下蓋聞軍中詔謂過國主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汭馬歸汭曰公方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贊明出景

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
圍敵騎出沒鏖戰於暮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
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
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敵所
滅無復有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
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
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餘見李綱守議辛丑遣資政殿
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使幹離不軍肅李
綱所留劉三鎮詔書以往仍就迎康王壬寅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離不軍乙
丑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解人使是日康王自金營

還幹離不欲退師遣閭門使韓光裔交來代朝辭之禮又
遣團練使賈寔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寔遣幹
離不爲贈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鞠離伎會姚平仲
劫寨敵人以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王止之曰爲
國家乃憂身耶敵人莫不嗟嘆幹離不由是畏憚不欲王
留更詣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 丙
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迎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
康王是日金人退師 初幹離不長驅犯闕無與敵者自
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卽有懼心既得三鎮
詔書及肅王至不候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錫宴遂
行 戊申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 癸丑澤州

言金國相黏罕兵次高平初黏罕既破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軍之險以种師道爲河北宣撫司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援中山河中諸郡三月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遠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

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
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
三鎮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
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得
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自四月壬子
以知應天府杜充爲某英殿修撰知隆德府是日幹離不
遣計議使賈彥副使冉企來就命王球引伴到關時球至
中山望都縣追還肅王幹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回故
遣彥等來議五月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
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幹離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
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

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
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兵圍之
悉破諸縣為鏃城法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改圍于是詔
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獲壽陽榆
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
分就蓄收規者以為兵散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
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
讀詔嘆曰逗撓兵家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恐以此為
罪乎慨然赴敵墜岸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 八月庚
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暉副

之許以三鎮稅賦之數 九月甲子金人陷太原 時朝
廷以姚古爲河北河東制置使神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
勝聞結罕將至其衆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
多奔懷澤間時諸路救兵未至師古兵最先進至榆次與
賊戰死之詔以李綱爲宣撫司督諸將救太原劉鈜副之
折彥質王以寧郭執中等十餘人並在幕下又以解潛爲
制置使代姚古神師中統西番兵許孝爲前軍統制遣潛
屯威勝鈜屯遼州以寧節制浙兵張孝純子翥爲陝西路
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永張思正等皆
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五驛約
以三道并進會城下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錢騎於是

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瓦籬四槩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陳而行鐵騎遇之皆靡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却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涼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八月劉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鈐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兵與敵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濟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衙錢歸善遁至隆德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鈐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艾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

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美瑯拘於衆曰此不堅
守石崩闕還者也斬之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
欵賞月謀者以告思正灑製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十
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
以缺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
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灑以升兵數百趨慈
隰于是城德隆勝汾晉澤絳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
以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時黏罕已至衆勝攻太原太原
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 丁酉金人陷真定府
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瑒死之 戊戌金使楊
天吉王訥來議事取燕京童貫王黼具敏李綱等九人家

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細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之珍悉歸二帥且以江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縑十萬疋以行人臨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戰死之 十月庚戌王聖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瀕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後寓辭以知樞密院事馮澥行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領遙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敵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曹曦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曦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

宰執以爲不可信出雲知唐州曦罷職至九月間金人
已陷太原始召雲曦再使曦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
要害寇必再至又出曦外任宮觀雲請試往探曠其意既
至軍前即先遣從吏李裕曰稱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
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初汾
州既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崩險峻如壁可以控扼
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將衆駐平陽以扞北邊然
國用乏竭食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莧莖二升或陳
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銳師寇崩
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天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
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遠越崩去平陽琬領

兵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城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辛酉檢校少傅鎮北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
師道薨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甚王
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丁卯王雲馬
識遠楊渙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議和成大王
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鄙語抵澥澥
怒即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戊辰雲至自軍前
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
王復入門罷馮澥為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己丑集百
官議主鎮於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
惟梅執禮孫溥呂好問洪昇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

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
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
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况天下者太祖之天下
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
三鎮今反不與是我國失信於彼若姑且與之縱後搆
則人恣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乎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
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
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黏罕所慟哭于庭必欲從
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鈞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言到不
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栗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
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

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
遂定 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
萬與之對壘賊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
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妻宿大王曰南兵雖多不足畏
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以加虛聲盡取戰鼓擊之
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
甲戌金兵盡渡鞏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宣
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以犄之鞏離不知有備乃由
恩州古榆渡趨大名 十一月乙亥命康王再使鞏離不
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王為皇叔上尊
號十八字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訥來云軍已

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陞辭殊不避有奸臣
附閭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
書勅何栗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栗
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至晚詔金人已
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
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土門
清野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
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
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
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賊不宜北
去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
言敵人聲勢非前日比勅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
城民居命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嘉應侯
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謀初言二太子
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
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
北關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
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
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
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番兵尚書
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還

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爲敵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
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
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
磁人殺王雲不令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獲回相以俟聖
裁王合韓公裔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
知者遣耿兩仲使韓離不軍彝昌使韓罕軍且許以大河
爲界不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趙旬是日
遣楊天吉王訥勅蓋撒離母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
器械王球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
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民塗炭已久比緣
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

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爲界上不得已從之洵曰陛下
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
洵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
劉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今領國而來蓋要
理會今失信公事也若不撤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
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
以主憂臣辱事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
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詔過庭忠詎可嘉時免奉使差辭
免人耿南仲聶昌爲告和使日下出門 癸未南仲昌偕
王洵等出國門康王次相州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
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

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錢騎已逼城下矣自此敵兵日至初種師道聞太原皆失利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兵各統兵赴關會紀道卒唐恪耿南仲常務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奏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關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于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和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兗博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戍河北河東往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救

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弋仲統之右軍
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
分四壁守禦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寨揚天
吉等再來後以王時雍王球為館伴閏十一月甲午金
人陷懷州知州徽猷閩侍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徽猷
閩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
經郎趙士諤訓武郎張港修武郎于潛統領烏澧路兵馬
係義郎沈敦象義郎張行中及郡隊五人皆死之丙申
又陷拱州丁酉敵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
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蒸之以警時有議置九
牛砲者雖礮磨皆可施于東壁用之嘗碎洪雲梯詔封護

因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乎自蔽運
薪土甃葺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洄敵又爲梁安
機石矢石不能及 戊戌金人遣蕭慶揚真誥撒離母勃
極烈等來求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漢率牙兵十餘下
城與之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金人復于護龍河
壘取道姚弋仲選銳卒下臨分布弩砲入于城上縛虛棚
士衆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守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
偏橋控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 庚子幸東壁
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
陽門賊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越城出戰殺賊
數百復越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

峴城中又飛大炮堵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即結治及造雲梯施大輪以草冒之乘罽推以叩壘將士出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鵝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斗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口敵砲架鵝車洞子及入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金營欲燔砲架遙見缺騎主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墜死者以千數 舜昌至絳絳人殺之 甲辰金人陷亳州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曾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誦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幹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

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遂以祠子屋負土填濠 戊申過
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爲兵馬大元帥先是武
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齋詔皆假
閤門祕候惟仔先至于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
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遼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
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
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漸及仲溫
士諄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諄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鼎
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西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
不暫止敵于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
砲傷王跌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

追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千餘步間
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勅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
士氣益挫折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
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兵下城縱火殺旁居
人殆盡俄而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
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
以至于此初金兵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
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
破之殺敵兵二千人彼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
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胃橫卧血中古卒見之
心懼欲潰又王宗濬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梳卒不與軍

士皆愈出恣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濶遠斥堠音問
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唱將帥莫有以身先士卒者禁制
之故兩日之內四壁卒皆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

欽宗皇帝

內禪

政和四年二月癸酉皇子桓冠于文德殿 三月丙子朔
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強淵明等賜銀絹有差 辛卯詔
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閣立爲皇太子 五年二月乙巳
詔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爲皇太子仍令
所司擇日脩禮冊命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
赦天下 六年六月癸未皇太子納妃宣和六年八月庚
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
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 十二月甲辰皇太子

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
接續讀後漢書從之 七年十二月丁巳御筆皇太子除
開封收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革
制諭此意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
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
以小直殿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
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
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迹而有是賜是日金人圍中山府
己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二紀于茲
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
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說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

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
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擢已盡而謀利
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
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懋悔之何及已
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躋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
躬庶以少謝天人謹愆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
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
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
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
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望
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遠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

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
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
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
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
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
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
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
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
意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
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
及罷諸蕪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糶本及

林充募兵賞軍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
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
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
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
急泛科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例送朝
廷請賫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違畫旨大理寺同詔守
文虛中所草也

實錄詔旨並於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氏編年錄之
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

是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道
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

以爲潘徽令金人兵兩路並進御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各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脩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革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棄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勅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旋次印押付出於京城張掛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附見二十二日己未罪己詔後
虛中所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却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
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

初童貫得敵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
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
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

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用激聖心莫得求言之詔亟
下爾翌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
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

此據蔡條紀實修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
金人檄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
日乃下也蔡條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適
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密府或不能語方引之都
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叅
謀宇文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

通直郎陝西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人諭以將內禪
且求和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
淮浙

宇文粹中承訓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
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

小差令稍政之

輔臣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呈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以待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察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無事只須兩員給舍六曹臺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於是止差提舉事務二員官後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
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於此
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
地之靈方內大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
祇懼靡達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
計皇子相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鬯
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村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
皇太子相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
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爲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
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
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爲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臣赴

都堂問計敏即詣閣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
班方晨朝遂留立廷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社稷不
當出幸敏既候對班少宰李邦彥爲奏敏宜召見 戊午
詔隨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 己未登閣

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召對

于玉華閣下

或言蔡攸引至
玉華閣下者非

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懋皆在而宣諭
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
奏事復退立敏前奏事曰願請問上皇願群臣少却立敏
曰金人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
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稅守金陵敏率給舍

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此命果行當
死不奉詔抗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
急敏於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
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關寇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
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明歸朝官以三種人共守
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寇之入臣嘗私禱於
宗廟昔者得於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
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南鐵籠單一
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
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
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論所謂

孟子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過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政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宗社長安不能定計則恐不免於顛覆宗社之安危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

敵至無益也時金兵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為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剛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皇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嘆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認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曰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為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口卿豈敢言

或云內禪之際彼除敏爲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敏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皇御筆

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目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輪教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恐終未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相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鑠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爲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是日自

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
曰計已定矣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間皆上皇親
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鄆王罷皇
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執過者斬之類
上皇皆自處分畧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
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卿不須
泥古又曰誰革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
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服遠裔意又曰朕此舉上
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為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
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
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蜂蠆敢爾因握攸手怒氣塞

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
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
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
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
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
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詔召皇太子及三衛并
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
處曰改朕爲予遂左書詔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
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曰少宰主之
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
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

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寧殿即位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争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寧西廡門宰執迎賀遂擁至福寧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已集日薄晚時中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群臣願見新天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寧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朕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是南仲

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闥欲至福寧內侍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欲祗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寧殿南仲以詔宣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群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於宣和殿還見太子於福寧皇太子既即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於內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鄭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濂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扶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寧殿未知

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
內侍傳言御崇政殿宰執立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
相慶上皇將出居龍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
入對壺春堂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謝羣臣曰內侍
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願邦彥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
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衆上皇曰衆雜至不可記也又曰
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
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翌日
宰執再至龍德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
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
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出居榭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爲龍

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革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立皇太子妃朱氏爲皇后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后 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彌文與自眇躬嗣稱潤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勤倦萬機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顧蹈地以宇辭終顯天而莫獲難極天下之稱誦難名揖遜之風難盡海宇之貴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考於前猷祇

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
極隆厚事於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
恩之意又詔朕膺道君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
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優於
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飾庶府祇事中閤凡下教之時須
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
道君皇帝后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於柵景西園其
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
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
皇宋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卷第四百十六